

中學國文補充讀本

第一集

彈 詞 選

趙景深選註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三版

(81033)

中學國文補充
讀本第一集
彈詞選一冊

定價國幣貳元伍角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選註者 趙景深

發行人 朱經農
上海河南中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各地商務印書館

版 翻
權 印
所 必
有 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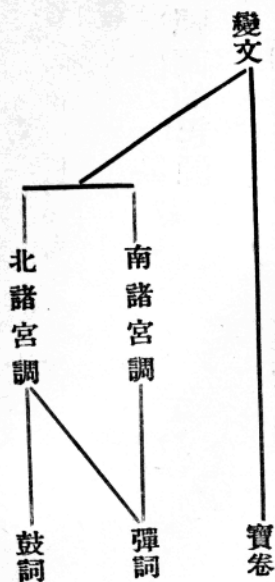
(本書校對者張叔介)

導言

一 彈詞的起源

彈詞的起源或謂起於唐代的變文，這只是爲了迄今可見的最早的連說帶唱的故事是唐代的變文而已。但變文是否撈彈而唱，便不可得知。所以，我以爲變文直接影響的該是寶卷，不是彈詞。在內容上說，變文和寶卷都是佛曲，以傳道爲目的；在形式上說，變文和寶卷都是篇幅短小的。至於彈詞，內容既非佛曲，形式又非短篇，差不多都是篇幅浩瀚的。阿英彈詞小話引云：「我所見的福建榴花夢抄本，竟達二百六十餘冊之多，還沒有完。安邦定國鳳凰山玉釧緣，自然也是夠大的。」鄭振鐸西諦所藏彈詞目錄云：「彈詞最長者，可以有三十冊以上，如天雨花有四十冊，安邦志定國志鳳凰山之「三部曲」，合之得七十餘冊，真可謂之中國文藝名著中卷帙最浩瀚者！」但變文如舜子至孝變文、目蓮救母變文都比彈詞的篇幅差得遠，最多不過幾萬字罷了。

我以為彈詞直接的淵源該是宋金元的諸宮調。彈詞是變文的侄兒侄女，但牠卻是諸宮調嫡親的兒女。諸宮調和彈詞都沒有宗教的色彩，又都是篇幅浩瀚的。卽就現存的三種諸宮調的篇幅來說，西廂記約可相當於珍珠塔，劉知遠傳和天寶遺事也可以相當於雙金錠或雲中落繡鞋。況且，董解元的西廂一名西廂撈彈詞，可見確是彈唱的。不過，諸宮調有南北曲之分。南曲有張協狀元戲文的開端，北曲有劉知遠傳、董西廂等。彈詞亦爲南方的敘事詩，可說是由南諸宮調的系統下來的。（也有受北諸宮調的影響；）北方的敘事詩則爲鼓詞，當係北諸宮調的系統連繫下來的。現在把變文、南諸宮調、北諸宮調、寶卷、彈詞、鼓詞這六種說唱的敘事詩的淵源和變遷列一簡表如下：



或云，諸宮調唱句各有宮調，並非七字句或十字句，與彈詞不同，安能混爲一談？不知彈詞亦非盡爲七字調或攢十字，像珍珠塔就幾乎都是時調，本冊所選大盜無心當刼珍甚至用北曲越調鬪鶴鶩，南曲中呂過曲石榴花，北曲仙呂混江龍，南曲黃鍾引子絳都春，簡直成爲南北合套了。後來又用梆子腔，則又爲崑腔與亂彈之結合。其他如彈詞的開端用詞調，其中多引小曲等，不勝枚舉，何嘗完全是七字句或十字句呢！

本書淵源編選南諸宮調張協狀元以爲正式的淵源，復選劉知遠傳中的一節以與珍珠塔對看。彈詞雖是南方的產物，也有俞調馬調之分。珍珠塔近於馬調，是豪放的，與婉約的俞調不同，因此珍珠塔更近於劉知遠傳，不僅有時用諸宮調的體例相似，即情節也有類似之處。你瞧，本冊所選的劉知遠傳中李三娘麻地捧印，這不就是本冊所選的珍珠塔中方卿交印給陳翠娥的影子麼？他如李三娘見劉知遠龍形出現，畢秀金也見方卿的原形出現，差不多處處都可以對照印證的。本來，我國這種「發迹變泰」的故事也太多了；膾炙人口的如元曲凍蘇秦、京戲王寶川之類。真是數都數不盡。

最早的彈詞首推明代蜀人楊慎的二十一史彈詞。振鐸的彈詞目即以楊著爲首。明季三風十

愆記記常熟丐戶中草頭娘「熟二十一史精彈詞」可見這種彈詞當時是能夠唱的。本書選岳飛一節，以與文詞編的十二金錢和精忠傳對看，同時亦以激厲中學生的民族精神。後附張三異的明史彈詞的崇禎亡國部分。長洲青霏子龍柏所編的明史彈詞輯註（有嘉慶元年仲夏自序）雖是「後來」的作品，卻並不「居上」。即以明末部分而論，青霏子只是下列的一節：

灌開封，陳永福，射傷賊目。陷承天，李自成，僭號襄京。破潼關，傅庭死，西安又失。陷寧武，周遇吉，戰死成名。賊猖獗，入居庸，神京不守。莊烈帝，死社稷，了卻殘明。帝非是，亡國君，諸臣乃是。死的死，降的降，黑白攸分。

如連用兩「陷」字，「諸臣乃是」的縮脚，都是技巧不純熟的現象。且過於嚴正，反不如張三異處處可以與傳奇鐵冠圖相對照。

二十一史彈詞雖是最早，究竟韻味與後來的彈詞不類，倒與歸莊的萬古愁曲有些相近。據說孔德學校得有明代的彈詞番合劍（凌景埏珍珠塔各本異同考引，見珊瑚二卷二號）許是最早的完成了的彈詞。此外臧晉叔所提到的楊維禎的四遊（仙遊、夢遊、俠遊和冥遊）則未見到原書，僅聞其名。譚正璧中國文學史和文學概論講話斷定珍珠塔和玉蜻蜓是明代作品，恐怕是錯誤的。

馬如飛以爲彈詞始於南宋，本來宋代已有孔三傳的諸宮調，他的推斷不能算錯，但他所引的書卻錯了。他的開篇說：

『彈唱南詞昔未聞，始於南宋小朝廷。幸而兩國通和議，界隔黃河不用兵。宮闈太后無聊賴，他本來愛把稗官野史聽。故此盛行江浙地，相傳一直到而今。但不知誰作內廷閒供奉，卻是那戴書生與穆書生。宋朝雜事詩中考，鑿鑿有之尙可憑，惜乎傳姓未傳名。』

按，南宋雜事詩卷四錢塘符曾幼魯第三十八首云：

『一編小說奉昇平，德壽閒消永日清。

笑喚何人來演史，穆書生與戴書生。』

注云：『武林舊事德壽宮演史有穆書生戴書生。』其實這是指小說，並無彈唱字樣；這可以說是「大書」（即說而不唱的水滸、三國、金台傳之類）的淵源，決不能說是小書（即連說帶唱的玉變龍、描金鳳、雙珠鳳之類）的淵源。

至於普通所謂『柳亭故事，天寶當年』（近人吳仁錫語）都只是傳奇桃花扇和長生殿中所演。賀老彈詞根本是洪昇捏造出來的，柳敬亭說書雖確鑿可考（參看陳汝衡說書小史第四章

大說書家柳敬亭）也只是大書的淵源，而不是彈詞或小書的淵源。

二 彈詞的體製

彈詞分爲敘事，代言二種。大約先有敘事，後有代言。敘事的可以稱爲「文詞」，只能夠在書齋裏看，完全是用第三身稱作客觀敘述的。代言的可以稱爲唱詞，其中的一部分是在茶館裏唱給大衆聽的，除第三身稱外，也用第一身稱，已經由小說進而爲小說與戲劇混合了，這一種兼用第一身稱主觀敘述的可以稱之爲「唱詞」。本書即依此分爲文詞編和唱詞編。再明白一點說，彈詞的成分有三種，即「說」「表」和「唱」。說即說白，須酷肖生旦淨丑的身分，完全像他們自己說的一樣。表即由說書人代爲表白。唱即是唱句。「文詞」只有表與唱而無白，「唱詞」則表白、唱三者都有。此外還有一種「開篇」，普通都是唱句，間有說白，也只是插一兩句在裏面，佔極少數，只能作爲襯字看。所以「開篇」可說是有唱而無表與白。簡言之，便是：

文	唱	開
詞	詞	篇
有唱有表有白	有唱有表有白	有唱無表無白
二有	三有	一有
敘事體	代言體	敘事體

李家瑞說彈詞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一分所載）云：「雍正乾隆時作的梅花夢、陶朱富，也還是用作書人的口氣……及至嘉慶時代雲琴閣文明秋鳳等出，始有純粹代言體的彈詞。本所藏有一百四十餘種彈詞，其體裁的時代變遷，不外如此。」這據版本來統計，當極精確。但是，倘若說彈詞家所彈的都是代言體的話，那末乾隆時代就有一個王周士，該由嘉慶時代推前到乾隆了，可惜的是，王周士唱的是些什麼，現在已經「查無實據」了。關於王周士，下面還要敘到。

彈詞由敘事體變為代言體，實為一大進步。牠有戲劇所不及的地方，即可以盡量的作內心的描寫。即如雙金錠打貪官一段，貪官與男主角對白則用普通話，自己心裏的話則用蘇州話。舊戲雖偶有如此的方便，可以對台外說話，究不及說書的方便。因了這一點關係，使得說書有獨立的生命，不至為京戲所淘汰。否則，人家去看戲好了，何必來聽書呢？

再者，說書是平民化的，不必有多少的設備，一桌一椅一壺茶即可，無須戲台行頭佈景之類，無地不可演唱，這也是戲劇所不及的。

至於彈詞的內容不外才子佳人，例外的佔極少數，此處不再多敘。只是，這種戀愛故事選給中

學生看是極不相宜的，雖然其中也穿插忠孝節義之類的舊倫理，究竟連故事本身就是假設的，捏造的，所以文詞編中只選天雨花來代表這一類的彈詞，此外再選岳傳彈詞兩種，庚子國變彈詞一種。（後者阿英在彈詞小說評考中曾詳論之。）

唱詞編中選馬如飛開篇和珍珠塔最爲適宜，此外三笑姻緣和白蛇傳因彈唱甚盛，且爲民間最熟知的故事，所以也勉強各選了兩三節，以爲點綴。

三 彈詞的彈唱

彈詞是綜合藝術，所以我們不僅要研究牠的發生和內容及其藝術，同時還要考察牠實際彈唱的情形。

彈詞的彈唱有單檔和雙檔之分。單檔則一人唱獨角戲，自問自答，雙檔則一問一答。近來更變本加厲，弄出「化裝彈詞」來了。所用的樂器有弦子、琵琶、洋琴等。彈詞家趙湘洲云：「單檔難於不寂寞，雙檔難於同話，是以分而復合者多也。惟弦子爲主，餘者皆爲賓。賓之中首則琵琶，次則洋琴也。蓋手按其柱，兩目注其絲，則神氣不能貫矣。」

至於彈詞的技能，可引蘇州光裕社自己的行內話：

馬春帆耍孩兒前半云：『一情節，二言詞，三歌唱，四弦子，起承轉合多如此，談笑全憑俚鄙詞。』

陸瑞廷云：『畫石五訣，瘦、皺、漏、透、醜也。不知大小書中亦有五訣，理、味、趣、細、技耳。理者，貫通也；味者，耐思也；趣者，解頤也；細者，典雅也；技者，工夫也。具此五長，人不可及矣。』

朱耀新云：『說書何難，難于唱可以成篇，說可以成片，今可以稽古，後可以應前，脫漏之弊，不時檢點。如是而不終卷者，未之有也。彈唱至妙，而名利皆無者，必有疵病，惜未曾自求其不足耳。』

澹園論四大忌，六不可少，見蘇州快覽；王周士也有十四大忌與十四不可少。十四大忌是他的書忌：

『樂而不歡，哀而不怨，哭而不慘，苦而不酸，接而不貫，扳而不換，指而不看，望而不遠，許而不判，羞而不敢，學而不願，束而不展，坐而不安，惜而不拚。』

十四不可少是他的書品：

『快而不亂，慢而不斷，放而不寬，收而不短，冷而不顫，熱而不汗，高而不喧，低而不閃，明而不暗，啞而不乾，急而不喘，新而不竄，聞而不倦，貧而不詔。』

至於書場的設備則有李百泉的書場銘：

「臺不在高，有書則名；文不在深，有諠則靈。斯是書社，惟吾揚聲。竹窗映水綠，茶竈透烟青。談笑集羣賢，往來多佳賓。可以彈三弦，論古今。關玩徒之知識，儆奸佞之邪心。座多周公瑾，我慚柳敬亭。古人云：姑妄聽之。」

彈詞以細膩爲尙，所以葉紹鈞的說書（見其未厭居習作）云：

「珍珠塔裏的陳翠娥私自把珍珠塔贈給方卿，不便明言，只說是乾點心。她從閨房裏取了珍珠塔走到樓梯邊，心思不定，下了幾級又回上去，上去了又跨下來，這樣上下有好多回；後來把珍珠塔交到方卿手裏了，再三叮囑，叫他在路上要當心這乾點心。這些情節在名手都有好幾天可以說。於是聽衆異常興奮，互相提示說：「看今天陳小姐下不下樓梯。」或者說：「看今天叮囑完了沒有。」」

的確，說書與刊本不同。照刊本說，半個月可以說完的，說書人至少可以說幾個月。因此，說書人所說的內容大意以外，幾乎沒有與書上同的。但看新戲考中所列珍珠塔、三笑、白蛇傳等，就都與原書不同，例如，贈塔一節，原文不過是：

(小旦唱)表弟，舅母一身惟有你，你休把尊軀看得鬆，回家一路多尊重。所慮的是，嚴寒日短走途窮。並須要行囊刻刻來查點，莫放西來莫放東。(小生白)曉得。(表白)看官，你道小姐她爲甚叮嚀頻囑咐，多只爲暗藏珠塔在包中。

很簡單的幾句，沈儉安與薛筱卿唱起來，便是六百字左右：

『(生白)呀，姐姐。(旦白)是。(生白)時光不早，小弟拜別。(旦白)賢弟且慢行，愚姐還有話說。(生白)是，吩咐就是了。(旦白)賢弟吓，(唱)想你保重身軀爲第一，太平人返太平村，乾點心一路要留神。(表白)格末奇怪得來！我走也走哉，要緊叮囑我，當仔要緊閒話，原來是乾點心要留神點。胡仔一聲調罷，(白)是，小弟明白了。(旦白)賢弟哪。(生白)姐姐。(旦唱)荒村雨露眠宜早，客店風霜晏起身，乾點心到處要留神。(表白)咦，像煞條說過格哉滑！我末也明白哉，連一連格來叫勒白場。(生白)是，小弟知道了。(旦白)賢弟哪。(生)姐姐！(旦唱)逢人且說三分話，未可全拋一片心，乾點心切記要留神。(表)啥格了勒白場勒得太多仔，賽過有幾人厚嘴訥得寫起信來，信寫完仔，信封背後頭扳要寫千切千切，至囑至囑，厚嘴訥得。(生白)是，小弟把包乾點心路上留神的。(旦白)賢弟哪。(唱)涼亭不可多耽擱，臨行檢點要分明，乾點心千萬要留神。(表白)涼亭不可多耽擱，我

胡聲調罷。(生白)是，曉得了。方才叮囑我，叫涼亭不可多耽擱，多耽擱仔要覺着肚皮餓。格包乾點心你條撥拉我娘喫個，勿是撥拉我吃個。方才送格辰光，是表明白，尙怕我涼亭浪喫脫。安慰聲俚條！(生白)吓，姐姐。小弟效學當時間陸郎懷橘歸奉家慈，記姐姐的人情，望裏邊去罷。(表白)小姐一聽，條是來鈍我，勿然倒勿說，爲子條鈍，倒還要說。(旦)賢弟吓！(生白)是。(旦唱)風急浪高休過渡，月明如晝且長行，乾點心切記要留神。(表白)亦是乾點心。喫仔俚篤娘一粒芝麻，要小氣半世咧，何況媛囡送慢慢大一包乾點心，勿是俚條表姊格勿好，是我拿格人勿識相，拉浪表姊手裏去拿一包乾點心。(生白)是，小弟把這包乾點心路上一路當心！(旦白)賢弟哪。(生白)是。(旦唱)滴水成冰天氣冷，饑腸宜飽體宜溫，乾點心時刻要留神。(表白)阿要討厭，聰敏面孔笨肚腸，閒話勿行換花樣，說來說去格兩聲。(生白)是，小弟謹慎，還加一個留意。(旦白)賢弟哪。(表白)還有乾點心拉海！(唱)美酒客中宜少飲，好書枕上莫多吟。(表白)乾點心要來快哉。(旦唱)乾點心千萬要留神。(表白)喫仔格包乾點心，那怕登仙也不過實梗，還要鈍得俚條結棍些。(生白)小弟把這包乾點心路上留神還加謹慎，去罷！(旦白)賢弟吓。(生白)是。(旦唱)那是回鄉全仗攻書本，科甲終算用些心。(表白)讓我來鈍住俚條。(生唱)只怕乾點心不可不留神。」

李家瑞六月二日給我的信上也說：『弟對於彈詞之字常覺彈唱人之底本，往往較文人仿作者爲佳，其長處在真實質樸與夫流利自然。且彈詞文字中，往往多插科文字，即於主幹故事之外，穿插些枝節之事。』所謂枝節，光裕社的周培春說：『小書以節上生枝，枝上生葉，葉上生花果，不密不疎爲善。』正足爲李說的註解。

彈詞即使同爲一書，設師承不同，則所說亦不同。即如三笑中周文賓上堂樓一節，蔣賓初和夏荷生所唱的就不同，梅亭相會一節，蔣賓初和金菊庭也不同，有留聲唱片可證。

彈詞家最怕聽轉書者。清稗類鈔卷三十六云：『書場口碑，多出之聽專書者，中以轎役爲多。』「倒面湯」（逐客令也），捉漏洞，衝口卽出，不稍假借，而且場地愈合宜，則聽站書者亦愈多。彈詞家於此等處，必兢兢惟恐失若輩歡。若輩又好與說書先生兜搭，得其歡心，則招呼尤殷勤，所謂先生者，亦必笑顏承迎，與之酬答。此輩之勢力可知。或以爲「專書」乃「站書」之誤，其實乃「轉書」之誤。義妖傳第十三回散瘟云：『坐勒朵聽書才弗痛，聽轉書個立朵才要痛。』光裕社余勝揚說：『吾儕乃中材人也。吾所利也，中人以上也；利吾利者，中人以下也。利吾者，敬吾也；不利吾者，妬吾也。凡有茶司、廚司以及司關轎役之類承值，此小費不宜吝，思欲整之易填，宜上中下謙和也。』關於

「漏洞」義妖傳第三回云：「賽過唱「文書」，唱了漏洞哉！」

彈詞界中每年都有「會書」之舉。清稗類鈔記女彈詞家袁雲仙會書云：

「以藝獨著者，首推袁雲仙。貌豐麗，藝嫺熟，以是衆皆悅之。彈詞女皆居上海之城北，而雲仙居城南，故城北無知雲仙者。某年，諸女士會書於金桂軒南之山林園樓，排日奏技，各擅勝場。雲仙登場，時薄暮矣，不及彈唱，匆匆說白數語，伉爽雋永，人歎爲「會書」第一。以是聲名鵲起，遂自南而北，日奏技焉。聽者日衆，聲名日盛。知音者以兩字評之，曰硬響，以其調硬而聲響也。……第雲仙雖善說白，而不善彈唱，斯其短耳。」

其他術語如下，俱見清稗類鈔卷三十六音樂類：

帶擋 外埠場主聘彈詞家之定銀。

出碼頭 彈詞家應聘外埠。

外道 非蘇州人而同業者。

上手 說正書者。

下手 答白者。

初學只唱開篇的叫做「插邊花」。

彈詞用韻凡二十一韻半，計開：

心存 爲悔 廣郎 盤歡 天仙 鐵屑 同中 居去 姜陽

消號 珠泗 辣剎 猶□ 寄棲 亢杭 六線 □山 皆媽

而此爲半韻

（見鈔本馬如飛開篇上卷末附）

其中有兩個字看不清楚，只好從闕。

各業都有他們所崇奉的祖師。彈詞業亦非例外。他們的祖師是「三皇」，起初大家以爲是天皇、地皇、人皇，也有的以爲是文、武、成、康的成王，最近發現原圖，方知是吳泰伯，因有「三讓」之德，故稱爲「三皇」。

聽書價極廉，據民國十五年十二月廿二日蘇常道道尹李維源佈告云：『公所同人議決每位漲價爲八十文，除茶資三十九文，餘多捐充裕才學校經費。』現今上海也不過每位兩角大洋吧。

四 彈詞的名家